

农民父亲

李西岳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）



农民父亲

李西岳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农民父亲/李西岳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8.1

ISBN 978-7-5354-3468-5

I. 农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9386 号

策 划:尹志勇

责任编辑:高毫林

责任校对:刘惠玲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出版: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首壹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 印张:17.125 插页:2

版次: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43 千字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李西岳

李西岳，河北献县人，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和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。做过保管员，当过司务长，干过报纸编辑，现为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大半生中，除参加过根治海河和打过山洞外，再无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经历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百草山》、《血色长城》，中篇小说《农民父亲》、《人活在世》、《战友》、《生命线》等，约300万字。作品多次被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作家文摘》、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、《作品与争鸣》等报刊杂志转载或连载。曾荣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、解放军图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“百花奖”、新世纪首届北京文学奖等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

目 录

战友	001
生命线	043
农民父亲	081
人活在世	123
娘，朝着天堂走	162
大奶奶	199
遍地胡麻	230
后记	272

战 友

一

正月初六，是献州市原在步兵第28团服役的战友聚会的日子。这个规矩是在韦铁柱发迹的那年定的。当时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组织，全称叫“献州市28团战友基金会”。那一年，韦铁柱开的“龙泉宾馆”正式营业，他把“献州市28团战友基金会”的牌子极其庄严地挂在了宾馆门口。财大气粗的韦铁柱眼睛不眨地拿出10万元，作为基金会的启动资金，后来大家又凑了一部分。因为韦铁柱拿了大头，基金会又是他操持着成立的，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当了会长。当时还确定了副会长、秘书长等人选。基金会第一次全会明确规定，基金会的资金主要用于战友聚会开支。最后，秘书长张树文很当回事儿地补充了一句，找小姐一律自费，咱不惯那色毛病。

今年的战友聚会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不可忽视的，那就是至今还在部队当团长的梁金虎回家过年来了。当年献州市坐一个车皮到28团当兵的一共500多人，到目前为止，留在部队的就剩下梁金虎了。梁金虎提干以后在外面找的媳妇，家里又没老人了，难得回来一趟。秘书长张树文认为，这次要有声有色地聚一聚。

初六上午，张树文和梁金虎赶到献州市，他们先到的韦铁柱家。韦铁柱家就住在温泉宾馆旁边，是方圆3亩地的一个大庄园，庄园里有两座别墅，其建筑风格还有点异国味道，这让在部队扛着两杠三星的梁金虎有点找不着北。尤其见了红光满面、西装革履、胖得像弥勒佛似的韦铁柱，他简直不敢认。这就是当年在赢州要饭出身的韦铁柱？这就是连单杠三练习也完不成，被连长称为“大秤砣”的二班副？他握着韦铁柱的手，就是说不出话来。韦铁柱先开口了：“梁团长，别来无恙吧？”

张树文接过话来说：“你过年吃饺子没少蘸醋吧，怎么这么酸巴？”张树文这一插话，梁金虎也来劲了：“你发财发福还不行呀，怎么还发酸？本来我进了你这院，就像刘姥姥似的。你这一酸，我更找不着感觉了。”韦铁柱把梁金虎往沙发上一按：“你知道吗？我对你小子有意见。战友们到献州，哪个不是先到我这报到。你倒好，下了车，打个的回家。我这虽然没好车，怎么也比破面的强吧。你看不起我是小事，有失上校团长的身份是大事。”梁金虎上去又一次使劲握韦铁柱的手：“老兄，我的，明白。”三个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大笑之后，三个人热火朝天地扯了一阵。张树文看了看表，问韦铁柱：“韦大会长，中午怎么安排？”韦铁柱说：“还是老规矩。”张树文又问：“还是在战友厅吗？”韦铁柱说：“在献州第一桌，今儿人多，战友厅坐不下。”张树文：“都通知到了吗？”韦铁柱：“都通知了，就有一个狗日的找不着人。”张树文：“是刘正伟吧？”韦铁柱：“知道你还问？家里电话没人接，手机不开，呼又不回。狗日的，一当官儿就长架子。你再找找。”张树文：“喳，臣遵旨。”韦铁柱：“你他妈这酸劲儿不比我大？”

电话响了，是龙泉宾馆小姐打来的，说韦总的客人已到齐，请他马上过去。

等韦铁柱他们赶到龙泉宾馆时，战友们大部分都到齐了，有20多人，今天梁金虎是主客，他自然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。有的和他将近20年没见面了，辨别好大半天，才能叫出名字。等一一对上号，客气话没几句，粗话就先上了桌，紧接下来就是又拍又打，骂骂咧咧。服务小姐问了几声上什么茶，竟没一个人听见。

这是地地道道的“献州第一桌”。整个房间有50多平米。墙壁和顶篷雕梁画栋，有写实，有写意，图案与颜色很考究，颇有宫廷风派。正面墙上是一幅山水画，左有假山真松，人工瀑布飞流直下，九曲回环之处，清水绿草，卵石可数，鱼翔浅底，妙不可言。中间便是“献州第一桌”，直径有十来米长，桌中央摆设各种鲜花，桌上是各式各样的宫廷般讲究的餐具。各种凉菜和小点心，都已上齐，专等客人享用。

韦铁柱见梁金虎眼睛像不够使似的乱看，捅了他一下说：“怎么样，比28团的首长灶如何？”梁金虎说：“得，你别让我小巫见大巫啦。”韦铁柱站起来说：“这算什么？你留下来住两天，我陪你到我下

面的企业转一转，这龙泉宾馆虽然是献州市惟一的一家星级宾馆，但只是我下属的一个公司。我下面还有汽车配件城，房地产开发公司。最近，我又在你们村旁边买了300亩地，准备开一个‘纪晓岚故居度假村’，纪晓岚不是献州人吗？咱也沾沾大清国第一才子，这位老祖宗的光。”

梁金虎眨了眨眼说：“你现在是地主呀，还是资本家？将来押着你游街，至少要戴两顶高帽儿。”

韦铁柱哈哈一笑：“你没见，我现在赶紧积德行善，就是怕将来被减租减息，杀富济穷。”

张树文凑过来对韦铁柱说：“就差刘正伟了，到齐了整28个。”

有人说：“不等他了，不就是个破市长吗？还是个副的，不来拉倒。”

有人说：“起码有几次战友聚会，他都没参加了。干脆把他开除基金会算了。”

韦铁柱摇了摇头对张树文说：“对寻呼台小姐说，连呼八遍，直到把机子呼炸了为止。哎，署上梁金虎的名字，拿上校团委吓唬吓唬他。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嘛。”

张树文刚把电话打出去，门外就传来呼机的叫声。刘正伟紧接着嘟嘟囔囔地走进来：“还呼？再呼就呼炸了。”

韦铁柱接过来说：“炸了活该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献州财政再紧张，还是给市长买得起呼机的吧。”

刘正伟直奔梁金虎，双手紧握，显然比在电视上接见乡镇干部热情得多：“对不起，梁上校。让你久等了，也对不起大家啊。嗨，在基层当这个小官儿，也不分过年也不分十五。一天到晚脚丫子朝天。”

韦铁柱招呼大家：“市长到了，咱们就座吧。今儿谁也别谦让，金虎坐正座，其他人不分座次，随便。”

梁金虎说：“不，应该让刘市长坐正座。”

刘正伟把梁金虎拉到正座上：“战友聚会，不分这长那长。什么狗屁官儿？就是分，也是你这上校团委官儿最大。别忘了，咱献州是县级市。再说，你又是远道来的，理当为上宾。”

大家坐好之后，两个小姐开始给每个人斟酒。韦铁柱对小姐说：“把小杯子撤了，都换大的。今儿都放开啊，喝死拉倒。”

每人一大杯倒满，一箱“五粮液”就空了。韦铁柱开始发表祝酒词：“今儿是战友聚会，与往年不同的，就是金虎回来了。金虎是咱们献州500兵至今还留在28团的一个。所以，金虎算是佼佼者。28团的团长终于让咱献州人当上了，来！咱们共同举杯，向他表示祝贺！”

韦铁柱说完站了起来，刘正伟说：“咱们还是老规矩，过电，上网。”说着，往桌上磕了磕酒杯。

韦铁柱说：“不行，今儿破例，第一杯必须站起来喝。今儿正好28个人，都是28团的兵，咱今儿还光拉28团的话。站起来喝，代表咱们对老部队的感情态度。”

大家都站了起来，相互碰杯之后，都深深地地下了一大口。

共同科目进行完，接下来是单兵教练。韦铁柱本来想发动大家灌一灌梁金虎，结果这个号令或者暗示还没发出去，大家就争先恐后了。每个人敬一口，就够梁金虎受的，何况他又是实在人。大家的话题始终没离开28团，没离开傻乎乎的新兵生活，没离开打山洞的艰苦岁月。说着说着，一会儿哭了，一会儿笑了，嗓门大得吓人，每个人都像疯了。服务小姐们被弄得一惊一乍，不知道该忙些什么。

梁金虎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“还手”之力，他喝得脸像关公，但身子不晃，言语不乱。两箱“五粮液”下去之后，韦铁柱走到梁金虎跟前，过去把他军装的风纪扣解开：“梁大上校，这不是在部队，该放松就放松啊。大家都敬你了，你是不是也代表28团官兵敬大家一杯呀，你可是有这个资格的呀。”

刘正伟附和着说：“对，对，铁柱这个建议好。在献州喝到28团官兵敬的酒可是不容易。”

大家都有秩序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等着喝梁金虎代表28团官兵敬的酒。

梁金虎却把酒杯往桌上一蹶，趴在桌上呜呜地哭起来。

韦铁柱拽了拽了梁金虎的胳膊：“你这个熊团长，把28团的脸给丢尽了。哭！哭！28团是这种作风吗？”

梁金虎却哭得更厉害了。

张树文站起来对大家说：“你们别逼他了。我知道他为什么哭，28团撤消了。”

韦铁柱喊了一声：“什么？”

梁金虎哭着说：“去年整编被撤消了。”

韦铁柱举起杯子猛地摔在地上：“28团撤消了，你还当什么鸟团长？你还回来干什么？”

大家都像傻了一样地看着气冲牛斗的韦铁柱，看着泣不成声的梁金虎。

刘正伟愣了一会儿，突然站起来把一大杯酒喝下去了，然后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小老虎团。就这么说没就没了。”

韦铁柱也嘟嘟囔囔地说：“打孟良崮，打淮海，打上海，打上甘岭，都是主攻团。光锦旗就挂了一屋子。怎么说撤就撤了？”

张树文摇着头说：“这么好的部队给撤了，上级肯定有后悔的时候。”

韦铁柱也哭了，他脸上的肌肉不住地抽搐，泪水在灯光的辉映下越发晶莹，他用餐巾纸擦了擦眼泪说：“在28团当了3年兵，打了3年山洞，抱风钻，睡帐篷，啃窝头，那洋罪把我下辈子人的都受下了……当时是骂着娘离开部队的。可20年过去了，几乎每天晚上做梦都梦见。跟谁说起那段历史都觉得自豪得不得了。28团呀28团，你……”

大家都低着头，不做声，“猷州第一桌”出现了从没有过的肃静。

二

“起床啦！快！起床啦！”天还黑得透透的，韦铁柱他们那帮新兵被带兵的喊醒。

他们紧张无序地穿好衣服，打上背包，站好队，接受点名。

“韦铁柱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张树文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梁金虎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崔二臣！”

“到!”

“刘正伟!”

“到!”

……

“上车! 动作要快!”

带兵的对刘正伟说: “你这名字能不能改一改。还没到部队, 就成政委了。”

刘正伟说: “是俺爹给起的, 俺爹念过私塾。”

新兵们偷着笑。

天黑, 看不清脸, 韦铁柱他们互相拉扯着上了车。大家有些慌乱, 踩脚或被踩现象时有发生, 但谁也不敢说话。人上齐了, 带兵的又点了一次名, 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, 火车就启动了。

火车有节奏地运行着。天黑, 车厢里关着灯, 新兵们互相看不清脸, 只看见每个人头上的大皮帽子随着火车的节奏, 晃来晃去。黎明前的黑暗, 正是补回头觉的好时光, 但新兵们谁也睡不着, 都有些按捺不住的激动, 激动的原因是第一次坐火车。献州不通火车, 坐火车, 要到离献州70公里的赢州, 而那个年代见过火车的乡下人极少, 韦铁柱却是其中的一个。韦铁柱见过火车, 是因为他到赢州火车站讨过饭。他在6岁上死了爹, 10岁那年, 娘扔下他和哥改了嫁, 嫁到哪儿, 不知道, 据说是去了东北。哥娶嫂子那年, 他正好初中毕业, 考高中需要住校, 住校需要钱, 新过门的嫂子嫌家里挑费太大, 整天闹脾气, 他只好辍学回生产队劳动。他还没到娶媳妇的年龄, 嫂子就提出跟他分家, 而分家没房子, 盖房子又没钱, 哥和嫂子很严重地吵了一架, 性情刚烈的他一摔门离家出走。他在献州城衣食无着地流浪了一天, 傍晚扒一辆货车去了赢州。在赢州还是找不到事做, 他就在火车站乞讨为生, 那年月虽然穷, 但好心眼的人多, 跟谁要都没空过手。另外, 在车站可以每天看火车, 看上下车的旅客, 还可以看别人丢弃的废报纸或者刊物。可以说, 精神的物质的, 在车站都能享受得到。但这样的好日子不到两个月, 他就被哥哥揪回家了。哥还向他许诺: 年底让你当兵。

天已大亮, 新兵们像窗外的景色一样活跃起来。韦铁柱打开窗户, 把头探了出去, 一阵凉风吹进车内, 窗帘们纷纷舞动起来。带兵的突然

揪住他的耳朵把他的脑袋拽了进来，并高喊一声：“你不要命啦！前面过来火车会把你的脑袋削掉！”韦铁柱把车窗关好，看了带兵的一眼，心里嘟囔了一句：“有那么严重吗？”

列车运行到中午停在一个小镇上，带兵的招呼新兵们下车吃饭。韦铁柱他们扯着衣服下了车，排成队等着吃饭。饭是雪白的大米饭，菜是红烧肉，基本上管够，韦铁柱吃得一塌糊涂。吃饭时间仅给了一刻钟，点完名，韦铁柱他们又扯着衣服上了车。列车继续运行，大概中午吃得太过饱，车刚开，好多人就睡着了，车厢里很是宁静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快看，北京！”

韦铁柱率先睁开了眼睛，这时已近黄昏。新兵们都清晰地看到了“北京站”三个大字。韦铁柱推了一下张树文：“北京到了，我们要下车了。”火车喘了一口大气停下了，新兵们纷纷站起来，整理行囊，有的已向着门口走去。然而，车门却没开，带兵的说：“大家都不要动，10分钟以后，车又要开了。”

韦铁柱忍不住地喊了一声：“首长，我们不是上北京部队吗，怎么到了北京不让下车？”

带兵的说：“北京部队大着呢，老实坐着你的。”

新兵们都规规矩矩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。

火车又启动了，没多久时间，天黑了下来，车厢里的灯亮了，新兵们在摇晃中，又昏昏入睡。韦铁柱和张树文是一个村的，一上车，就紧挨着坐在一起，他睡不着，小声问张树文：“你说这车是朝哪儿开？”张树文说：“是往东北。”韦铁柱紧锁着眉头说：“不是去内蒙吧？”

火车一声长鸣，出现穿山洞的声音。新兵们都没听过，没感觉过，既陌生又新鲜，也有些畏惧。

张树文问韦铁柱：“这山洞都是人打的吧？”

韦铁柱说：“是又怎么样？那是铁道兵的事，咱们去的是北京部队。”

火车走了一夜的山路，穿了一夜的山洞，天亮前，在一个叫热河的车站停了下来。新兵们拉扯着下了车，站前有一溜“解放牌”汽车并排着。有几个穿皮大衣的解放军在走动。新兵们又是排队点名，天冷，在献州老家没有这么硬的风，刮在脸上像刀刺似的，在火车里的热气一下子都跑光了。带兵的让新兵们放下帽耳，站好队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大官

模样的人挥着手讲了几句话，南方口音，新兵们基本上没听懂。讲完，发给每人一个破皮大衣，有的颜色发黄，有的露出棉絮，穿在身上特像战场上退下来的国民党残兵败将。带兵的命令新兵们上卡车。

卡车出了热河城，上了盘山公路，继续往北。

山上光秃秃，灰茫茫，没树，没植被，没人烟。有石头，有风，有积雪。

“这里还属北京部队管？”韦铁柱心里嘟囔道。

车像蜗牛似的往上爬，新兵们冻得直跺脚。

下午两点左右，卡车下山驶入凤凰山镇，进了写有“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”字样的营房。

新兵们下车，因为脚被冻麻，有的一下车就跪在了地上。

新兵们排好队，又是点名。这回是分开点的，点名的人好像比新兵们一路上见的官都大。点完，就像扒拉羊羔子一样，把被点过的人弄在一起，让人领走。韦铁柱他们还是在暗里拉着手，生怕被分开。但初中的同学刘正伟、崔二臣还是被人拉走了。还好，他和张树文、梁金虎，还有几个不认识的新兵，上了一个毛驴车。毛驴车继续往山沟里边走，赶车的解放军说：“咱们去二连，有十来里路就到了。”

三

韦铁柱和张树文在献州下车的时间是下午三点。献州离冯家庄不到三里路，不着急不着慌地走，有半个钟头也到了。他俩没白在山上施工三年，临退伍前，每个人都利用工作之便，弄了一条榆木扁担，还弄了一些献州没有的山货，连被子衣服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加在一起，也就够一挑子了。

一辆三轮车过来，车主招呼他们：“复员大兵，去哪儿？坐我的车吧。”

韦铁柱说：“不坐。”

车主下车说：“你俩这么多东西，雇一辆车，值！看你们是复员大兵，咱优惠点儿。”

韦铁柱把扁担放下，很不客气地对车主说：“你他妈找地界儿把嘴涮涮，那复员大兵，也是你一个臭三轮车夫叫的？”

车主骑上三轮车一边走一边回过头来说：“有这股子牛劲儿，你怎么不在部队提干呀？”

韦铁柱说：“那也比你强，我好赖还当了三年兵。就你这熊样儿的，连他妈营房大门儿都不让你进！”

张树文对韦铁柱说：“跟这种人一般见识干什么？没劲。”

两人把行李物品挑上，像两个赶集的挑夫，大步流星出了献州城。

快到冯家庄了。张树文忽然停下来对韦铁柱说：“咱俩是不是先找个僻静的地界儿猫一会儿。等天黑了再进家。”

韦铁柱说：“咱又没做什么缺德事，有什么怕见人的？”

张树文说：“当了三年兵，就这么回来了，我总觉得脸上臊不搭的。”

韦铁柱说：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有什么臊不搭的？”

张树文说：“我怎么觉得咱俩像那个安德烈。”他想起了他俩当新兵时在28团图书馆借的那本苏联小说《活着，并且要记住》。

韦铁柱说：“那怎么样？安德烈是逃兵，他才躲在山洞里不敢回家。不过，咱俩真的是安德烈，你可比我强。你的纳斯焦娜会偷着给你送饭。我要藏在山洞里，还不让狼给啃个净光。”

张树文说：“没事儿，到那时候，纳斯焦娜，咱俩伙着用。”

两人大笑一通，挑着担子昂首挺胸地进了冯家庄。一帮孩子紧迫着他们，像看卖货郎的似的。

韦铁柱虽然三年没回家，但对自己家那三间小屋记得还清清楚楚，小屋小院都没什么变化，变化的是人。他当兵走的时候小侄子刚满周岁，现在都认不出来了，嫂子还给他添了个小侄女。嫂子对他说：“哟，铁柱回来了，怎么没提前来个信儿？”

韦铁柱说：“决定我们复员很突然，没来得及。”说着，赶紧拿出提包里的东西给侄子、侄女吃。

不一会儿，哥回来了，哥说：“回来啦，兄弟。这是复员啊？”

韦铁柱说：“是，哥。”

嫂子接来说：“不是说现在部队上兴转志愿兵吗？咱这没爹没娘的，部队不给照顾照顾？”

韦铁柱说：“那也是根据部队需要。”

哥说：“回来就回来吧，早晚得回来。”

嫂子却叹了口气，那口气叹得韦铁柱心里瓦凉瓦凉的。

晚饭吃完，天就黑透了。三年没见，兄弟之间却没更多的话说。嫂子的脸一直都不怎么好看，只有小侄子和小侄女，围着韦铁柱闹，让他讲打仗的故事。他瞎编了一大通，总算把两个小家伙糊弄着睡着了。和张树文分手时，两人商量好，吃过饭，一起到同学朋友家转转。9点钟了，还不见张树文过来。韦铁柱想，人家有未婚妻，说不定这会儿，早找地方亲热去了。我傻等他干什么？干脆，睡大觉。

韦铁柱回了自己当兵前住过的小西屋，屋里灯不亮，他找不着蜡烛或者煤油灯。他把打火机点着，把炕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弄走，打开自己的背包躺下了。

韦铁柱躺下没多长时间就睡着了，但很快又被哥和嫂子的吵闹声弄醒了。

“不分家，你说怎么住？跟一个光棍小叔子住一明两暗，别扭不别扭？”嫂子说。

“铁柱刚复员，咱就要分家，你就不怕人家笑话？再说咧，他还没成亲呢。”哥说。

“我们还得给他娶媳妇呀？咱把话说明了，哥嫂是哥嫂，可不是爹娘。”嫂子说。

“就算分家，咱又没房子，让他上哪儿住？”哥说。

“让他添钱盖房子。”嫂子说。

“他当了三年兵，哪来的钱？”哥说。

“他不是有复员费吗？怎么也有个百儿八十的吧。先让他拿出来呀。”嫂子的声音渐高。

“这不好……”哥的声音渐弱。

韦铁柱再也听不下去了。头当兵被嫂子逼得去要饭，在28团战友们中间，谁都知道他韦铁柱是要着饭当的兵。他想就当兵的机会离开家，离开哥嫂，一辈子不回来。可当兵毕竟不是长久的出路，提干需要进院校，自己没那文化水儿。尽管打山洞很苦，还是想在部队多干几年，偏又赶上部队整编。他知道，自己回到这个家意味着什么。他也想过进家之后，哥嫂对自己的态度，但怎么也没想到，进家门的第一天，嫂子就

闹着分家。跟当年逼着他出去要饭，没什么两样。他心里有一股火苗直往上撞，他以紧急集合的动作穿好衣服，下了地，他本想冲到哥嫂屋里闹一通，甚至把那个叫做嫂子的女人从被窝里揪出来狠狠地揍一顿。但他走到门帘底下，站住了。他想起了自己早死的爹，想起了改嫁的娘。如果，他们当中有一个还在这个家里，自己也不至于……他猛地摔了一下门，跑了出去。哥在被窝里喊：“铁柱，铁柱……”

四

韦铁柱他们这帮新兵下连的第二天，步兵第28团接到上级命令，该团的中心工作将由教育训练转为执行国防施工任务，时间为三年。究竟执行什么样的国防施工任务，上级没明确，据说还保密。

在家参加过根治海河的韦铁柱、张树文、梁金虎等献州兵，曾就国防施工一词进行了分析。认为所谓施工，无非是筑堤挖渠，修路刨沟，而加上“国防”两个字，就有了一定的神秘色彩。他们分析来分析去，最后认定，反正把这100多斤交给部队了，爱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吧。一直上不去单杠的韦铁柱还说：“施工更好，每天训练还得体会动作要领，甩得胳膊大腿都别扭。”

拂晓，二连官兵从凤凰山镇出发，经过两天的徒步行军，来到施工驻地窟窿山，住进了前施工部队的简易营房。从地图上看，他们从凤凰山又往东北方向延伸了160公里。这里的山更高，风更硬，四周更荒凉。相比之下，凤凰山镇，倒像都市了。

部队经过一天的休整，开始进行施工动员。指导员讲政治挂帅，连长讲大干快上，副连长讲安全第一，副指导员讲活跃部队文化生活，但还是没有人明确施工任务究竟是什么。

第二天，连队开来了一辆卡车，运来了风钻、小推车、钢钎、洋镐、铁锹、雷管、炸药、导火索，还有安全帽、棉工作服等物品。

兵们每人发了一套工作服，实际上就是军需仓库回收的旧棉衣，油黄的颜色，脏兮兮的，跟在热河下火车时发的旧大衣差不多，只是没露出棉絮。紧接着每人又发了几米长的导火索，分别扎在腰间和小腿上。